

放风筝“打”高邮的人

——访参加高邮战役的新四军老战士葛华

□ 杨海蔚

利用风筝散发传单，这是高邮战役宣传攻势的“飞来神笔”，彻底动摇了顽抗日军的心理防线，为攻打高邮城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寻找放风筝的人，一直是我市研究、宣传高邮战役同志们的大心事，但因年代久远，始终苦寻未果。

7月31日，江西新四军研究会“2015重走新四军抗日之路”一行来到高邮，相互交流时，带队的李东平女士（其父李健烈士1947年牺牲，时任高邮县委书记）介绍说，江西新四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葛华同志参加过高邮战役，她说：“葛老当时是文艺兵，放过风筝。”

放过风筝?! 骤然听到这一消息，大家立即充满了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的兴奋感、喜悦感，也就有了这一次赴南昌的千里寻访。

台风过后的南昌，碧空如洗。8月13日，经李东平女士联络，我们在新四军成立时的集结地、军部，现在的江西新四军研究会，与精神矍铄的耄耋老人葛华“胜利集结”。

“我就是放风筝散传单的人。”甫一见面，爽朗健谈的葛老就自豪地介绍。

葛老1929年出生于江苏南通，1945年6月参加新四军，攻打高邮时仅16岁，是文工团

的一名文艺兵。
“高邮战役是我参加的第一场战役，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群众对我们很欢迎，给我们送吃的、送穿的，我们吃得好、住得好，我们也帮助老乡打扫家前屋后。”回忆当年的军民鱼水情，葛老非常激动。

战斗前夕，八纵召开排以上干部动员会。当时文艺兵享受排级待遇，葛老也有幸参加了这次动员会。“会上，陶(勇)司令跟我们讲，日本已经宣布投降4个月了，本来我们应该庆祝胜利、欢呼和平了，但现在还要血战一场，这不是咄咄怪事吗？这是因为高邮城里的鬼子还在顽抗，不但不投降，还欺负老百姓，骚扰解放区。所以华中军区决定全力以赴打高邮，拔掉鬼子在这里的最后一个据点，大家一定要把压台戏唱好。”“大家听了陶司令的讲话义愤填膺，纷纷请战，下定决心要把这一仗打好。”

高邮战役于12月19日打响，部队首先清扫城外的碉堡、火力点。“城外的战斗打得很艰苦，鬼子的武士道精神很厉害，武器装备又好，我们伤亡了很多同志。”想起牺牲的战友，葛老满含深情，“当时只要战斗打响，文工团也要到一线。我们带着担架紧跟在突击队、敢死队后边，突击队冲到哪里，我们就带着担架赶到哪里，只要看到一个战士倒下，不管敌人炮火多凶猛，都要冲上去把牺牲的战友抬下来，把伤员送到包扎所。”

外围扫清后，前线指挥部从侦察兵的报告和上级提供的情报中得知，高邮城里的日军高层一直封锁消息，日军中层及以下官兵还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，所以顽抗才非常强硬。于是，指挥部决定，在保持强大火力攻势的同时，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，瓦解敌人的心理防线。

刚开始，葛华和战友们夜里到城外的居民区，在面向城墙的居民家的墙上刷宣传标语，白天则由反战联盟的日本战友用喇叭宣传，但日本鬼子不相信，还用机枪进行扫射。后来大家想到应该把日本天皇投降诏书的内容告诉日军士

兵，于是就用弓箭绑上传单向城头射，不过，离城墙近了敌人火力压制，射不出去，远了又射不上去。“困难不倒我们新四军战士。敌人有飞机散传单，我们就想到了造‘土飞机’，也是用风筝来发传单。”

“风筝扎得很大，有两米多宽、四米多高，用厚厚的牛皮纸蒙好，上面绑上一捆捆的传单，每捆传单还点上一根线香，等线香烧断绳子，传单就洒得满天飞。”“那些传单上既有日本天皇投降诏书的内容，也有我们的俘虏政策，还有我们编的宣传口号，我当时也凑了一首打油诗：天寒地冻北风狂，日本天皇早已投降，你们还为谁守城墙，不如弃暗投明早日回故乡，以慰爹和娘。”“时间长了，记不清了，大概这个意思。”念完打油诗，葛老有些不好意思，但也很自得。

“那天刮西北风，我们就在高邮城的西北边放风筝。风筝很大，上了天要4个人才拉得住。我当时年纪还小，就负责放绳子，把放风筝的很粗的麻绳挎在肩上，一圈圈地往外放。敌人看到我们放风筝，随即对我们射击，大家边注意隐蔽边坚持放风筝。风筝很快上了天，传单像漫天雪花一阵一阵飘进城里，我们心里都乐开了花。”葛老开心地说。

正在大家高兴的时候，一位战友说：“葛华，你帽子上的棉花怎么出来了？”葛华摘下帽子一看，帽耳朵上有一道口子，不知是子弹还是弹片划的。葛老说：“我看了倒吸一口凉气，带队的宣传科长说，‘小鬼，算你命大，要是再偏一点，出来的就不是棉花啦！’”

风筝散传单的作用非常明显，敌人的枪声很快就稀疏起来。第二天，就有两个日本兵在出城修铁丝网时趁机向新四军



我市采访团成员与江西新四军研究会领导同志合影。李新摄

投降，并说城里现在都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了，官兵士气很低落。这在八纵打进城里后也得到了验证，大部分日本兵斗志全无，在据点里抱着枪，看着八纵先头部队冲过一道道防线直抵日军司令部。“小风筝发挥了大作用。”葛老兴奋地说。

打完高邮战役，葛华又继续跟随部队南征北战，一次次穿越硝烟炮火、枪林弹雨，搞宣传、演节目，鼓舞士气、激励斗志。转业到南昌市歌舞团后，他先后任编剧、编导、团长，是国家一级编导，创作了大中型歌剧、话剧83部，代表作大型歌舞剧《八一颂》、大型歌剧《青春曲》等，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人民军队的战斗历程、辉煌成就。离休后，他又主动参加江西新四军研究会工作，先后担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、江西省新四军老战士革命传统教育宣讲团团长、南昌市关工委老干部爱国主义报告团副团长等，为大中专院校、部队作报告600余场。老人感慨地说：“把亲眼看到的、亲身经历的那段峥嵘岁月告诉后人、激励后人，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”

送我们离开的时候，老人很动情：“有机会要回高邮再放一次风筝，放一只和平的风筝。”

寻找抗战最后一役 ——高邮战役老兵系列报道(9)



市委副书记、宣传部部长张秋红向葛华老人赠送《高邮战役研究》一书。李新摄

周庄战斗

1941年9月下旬，新四军一师二团改称“挺进支队”西进高邮后，为了打击敌人，扩大我军影响，迅速创建抗日同情流动区。团首长一直想引诱敌人下来，给其一次沉重打击。战场选在何处适宜？团首长起初拟选在三垛河以南，但又考虑到那里是水网地区，地形不理想，且一旅三团(江高独立团)已在老阁打过一仗，敌人对这里的情况有所了解，人民群众对我军已有较好的认识。而三垛河以北、子婴河以南地区是敌人的伪化区，也是我新四军活动的空白点，在此地区打击日伪，政治影响大，而且地形对我有利，特别是周庄一带，西连旱地，东靠水荡，能攻能退。因此，团首长决定在这里诱敌出动，打击敌人。于是，我军经常公开在这一带活动。不出所料，几天以后，驻高邮、三垛和界首的敌伪，约日军一个中队，伪军千余人，分三路向周庄进犯。消息传来，早有战斗准备的我们团指战员，个个摩拳擦掌，纷纷拿起隐藏的武器，严阵以待。中午十二时左右，三路来犯之敌相继进入我伏击区。南面日军较多，行动较快；北路以伪军为主，行动缓慢。团首长决定，以主要力量打击南来的(高邮、三垛)敌人，用部分兵力牵制北路。

一个排占领了当地制高点土窑，一个日军中队队长站在窑顶上，挥舞着指挥刀指挥战斗，被我团警卫连特等射手夏荣保同志一枪击毙。接着我军又用迫击炮、机关枪猛烈向土窑上的敌人开火，打得敌人死的死，逃的逃。这一打，敌人慌了手脚，知道碰上了硬“钉子”，不敢恋战，便放火烧毁民房，向回逃跑。我部队奋勇追击，一营一连五班(九人)在周庄西边由于追击过猛，突入敌群，遭数倍之敌包围，英勇的五班战士毫不畏惧，顽强地同敌人进行战斗。子弹打光了，就同敌人拼刺刀，展开白刃格斗，直到全班战士壮烈牺牲。为帮助群众救火，部队才停止追击。北路伪军被我军牵制，不能前进，又闻南来的日军遭我沉重打击后已败退，因此也纷纷逃遁。这一仗打死打伤敌伪约二百人左右，缴获弹筒一个、三八式轻机枪一挺、步枪二十余支，而我军只伤亡三十多人，大大鼓舞了我军士气，大灭了敌人威风。团政委李一平同志还在其指挥战斗用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，挥笔写下了“开辟抗日同情区周庄处女战胜利”几个大字。当地老百姓见我英勇顽强，击退了三路敌人，改变了对我军的看法，赞誉我们是真正打鬼子的军队。因而，更加相信和支持我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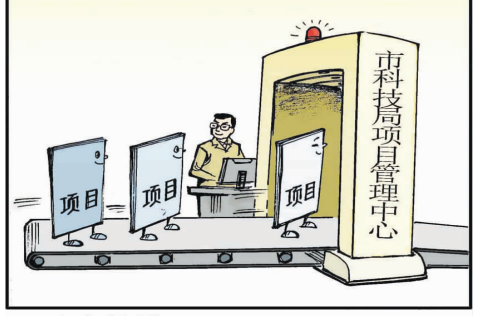
李同义 整理

抗战烽火 历史记忆(2)

责任编辑 张维峰



二(1) 公开申报



二(2) 审查评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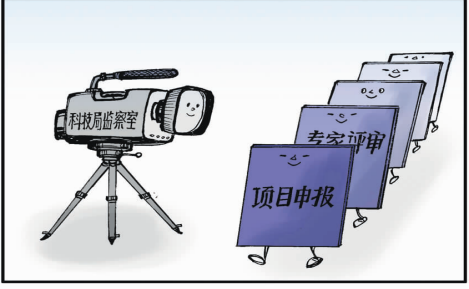
二(4) 结果公示

图说《2015“三直接”十大环节操作规范》

二、科技计划项目评审立项环节操作规范：公开申报、审查评估、评立分离、结果公示、全程监督



二(3) 评立分离



二(5) 全程监督